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瓦德西拳乱笔记

〔德〕瓦德西◎著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瓦德西拳乱笔记

[德]瓦德西◎著

王光祈◎译

刘鑫宁◎整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德西拳乱笔记/(德)瓦德西著;王光祈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9.8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6077 - 5

I. 瓦… II. ①瓦…②王…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史料
②义和团运动 - 史料 IV. K250.6 K2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4644 号

-
- | | |
|-------|---|
| 书 名 | 瓦德西拳乱笔记 |
| 著 者 | [德]瓦德西 |
| 译 者 | 王光祈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张彦周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077 - 5 |
| 定 价 | 27.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瓦德西拳乱笔记》整理说明

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 1832—1904), 德国陆军元帅。生于普鲁士的波茨坦。1850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 1880年升任少将, 1882年晋升中将, 1888年至1891年任德国参谋总长, 1900年晋升陆军元帅。同年夏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瓦德西于8月被任命为联军统帅。抵达北京后, 指挥联军自津、京四出进犯。1901年6月离华, 取道日本回国。著有《瓦德西回忆录》。

《瓦德西拳乱笔记》节译自《瓦德西回忆录》, 为回忆录中关于瓦氏任联军统帅镇压义和团活动的部分, 192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者王光祈(1892—1936), 音乐学家。字润珩, 一字若愚, 四川温江人。1915年在北京中国大学攻法律, 1918年参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德国研究经济, 并任《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驻德特约通讯员。1922年改学音乐, 1932年起任波恩大学讲师, 1934年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音学》、《中国音乐

史》等。

书中收有瓦德西所写日记、笔记；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德皇的函电、谕旨及其他函电，共 150 件。自 1900 年 8 月 7 日起，至 1901 年 11 月 23 日止，各件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译者的按语和附注中，间有译自瓦德西 1902 年所写日记或报告的内容。瓦德西在书中以侵略者的口吻记述了八国联军的在华活动，对联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扩大列强侵华权益，各国军队的烧杀抢掠等均有记载。瓦氏承认中国人民在“拳民运动”中表现出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好战精神”，人民群众“尚富有无限蓬勃生气”，而列强之间又是矛盾重重，因此，瓜分中国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对于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瓦德西拳乱笔记》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系据 1928 年中华书局节译本为底本整理而成。整理过程中，按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动了部分标点；对目录和正文进行了统一；增加了外文索引。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整理工作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鑫宁

2007 年 12 月

目次

整理说明

一九〇〇年	1
八月二十五日之报告	11
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来电	14
八月二十六日之报告	17
九月十八日之报告	19
九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皇帝来电	22
九月二十五日之报告	24
九月二十九日之报告	27
十月五日之报告	33
十月七日之报告	38
十月九日之报告	42
十月十三日之报告	47
十月十七日之报告	50

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54
十月二十六日之报告	59
十一月三日之报告	64
十一月九日之日记	68
十一月九日之报告	70
十一月十一日德皇威廉第二自柏林亲笔书 寄瓦氏之函	72
十一月十二日之日记	76
十一月十四日之报告	78
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记	81
十一月二十日之日记	82
十一月二十日之报告	83
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86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日记	88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报告	90
十一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98
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100
十一月二十九日之日记	103
十一月三十日之日记	105
十二月四日之报告	106
十二月八日之日记	110
十二月五日之日记	112

十二月六日之日记	113
十二月七日之日记	114
十二月七日之报告	116
十二月九日之笔记	118
十二月十日之笔记	121
十二月十二日之报告	122
十二月十二日之日记	124
十二月十七日之日记	125
十二月十八日之日记	126
十二月十九日之日记	128
十二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130
十二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131
十二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133
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135
十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139
十二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140
十二月三十日之日记	142
一九〇一年正月一日之日记	144
正月三日之日记	146
正月五日之日记	148
正月六日之报告	150
正月六日之日记	152

正月十日之日记	154
正月十日德皇来电	155
正月十二日之报告	157
正月十六日之日记	159
正月十七日之报告	161
正月十七日之日记	162
正月十八日之日记	164
正月十九日之日记	165
正月二十日之日记	167
正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169
二月一日之日记	171
二月三日之奏议	172
二月四日之报告	177
二月十日之日记	180
二月十一日之日记	181
二月十二日之日记	184
二月十五日之日记	187
二月十六日之日记	188
二月二十一日之报告	190
二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192
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194
二月二十八日之日记	195

三月一日之日记	196
三月二日之日记	197
三月五日之日记	199
三月八日之日记	200
正月十九日威廉皇帝由柏林致瓦氏之信	201
三月九日之报告	205
三月十一日之日记	208
三月十三日之日记	209
三月十八日、十九两日之笔记	210
三月二十日之笔记	212
三月二十一日之笔记	214
三月二十一日之报告	216
三月二十三日之报告	219
三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221
三月二十四日之日记	223
三月二十三日恭上德皇之电奏	224
三月二十六日德国国务总理之复电	226
三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227
三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228
三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229
三月二十八日致参谋总长 Schlieffen 伯爵之函	232

三月二十八日之日记	236
四月一日之报告	237
四月二日之日记	240
四月四日之日记	241
四月六日之日记	242
四月七日之日记	244
四月八日致德国驻京公使之函	246
四月八日之报告	250
四月十日之日记	251
四月十三日之日记	252
四月十五日之日记	253
四月十六日之日记	255
四月二十日之报告	256
四月十八日之日记	260
四月十九日之日记	261
四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262
四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263
四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264
四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265
五月三日之日记	266
五月五日之日记	267
五月六日之日记	269

五月十日之日记	270
五月十二日之日记	272
五月十三日之日记	275
五月十六日之日记	277
五月十八日之日记	281
五月十九日之日记	282
五月二十日之报告	283
五月二十日之日记	285
五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286
五月二十二日之日记	287
五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288
五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289
五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291
五月二十七日之报告	292
五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293
五月二十九日之日记	294
五月三十日之日记	295
五月三十一日之日记	296
六月一日之报告	297
六月二日之报告	300
六月五日至八日之日记	302
六月十一日之报告	311

六月十二日之报告	313
六月十四日之报告	316
六月二十一日之报告	319
六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323
六月二十四日之报告	326
八月五日德皇致瓦氏之函	332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报告	334
外文索引	343

一九〇〇年

(按：此段乃瓦氏后来追记者，其中所述系自是年八月七日奉诏赴华至八月二十三日乘船离欧为止)

八月初间，与吾马利亚滞居于 Neverstorff。七日，方欲由彼处前往 Berches gaden，忽奉皇上电旨，任余为东亚高级军事司令(Oberbefehls haber)，并谕立刻前赴 Wilhelms höhe 谒见。闻命之下，一时惊喜惶恐交集。吾妻之贤慧美德，是日又复充分表露。当其御召初来，恰有如霹雳一声，使伊为之震颤。但一转瞬间，伊又神色安定，深信上帝必能始终保佑。倘使吾妻相爱之情，犹有再行增进之可能者，则此短聚之十四日间，实其时矣。伊尽力设法使余勿过感别离之苦，此种态度直至 Neapel 码头分手之时，伊犹能强自保持也。八日，余到 Wilhelms höhe，皇上待余极为优渥，并偕余散步半钟，讨论当时局势。皇上告余，彼自始即欲促成在华列强共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同动作。幸而列强方面，亦渐渐有此省悟，非共设一位联军总司令，其势难期最大胜利。未几，首得俄皇方面同意，赞成余为联军总司令。皇上对于此次对俄交涉胜利，似极为得意。并信其他列强，亦将次第赞成。但余不知奥大利、意大利、日本三国之同意，究竟何时可得；是否现刻已经征得，或须待至十七日余再到 Wilhelms höhe 谒见之时。此外法、美两国方面，至今尚无回电。英国方面则正在接洽之中。以日本或美国担任总司令一职之事，自始即认为万不可能。奥、意两国则以其所负军事责任之少，在华利益之微，不复提出此项要求。只有俄、英两国，自信具有担任斯职之资格，但彼此均不愿相让；而且当时亦无人希望英国担任总司令一职，因英国在 Buren 战争一役，英军名誉损失不小，故也。若法国方面担任斯职，虽不免英国出来反对，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不过据余所知，法国方面实未尝提出此项要求，如其有之，余信皇上或将承认。至于现在总司令问题之解决，实归功于俄皇之迅速决断。（俄国大臣）Kuropatkin 本人虽欲谋得斯职，但英国方面决不承认。现在此间以为北京各公使馆，已与外界完全隔绝。大家多疑大祸业已实现，所有全体外人已为中国“仇教主义”之牺牲。皇上对于此事，曾特别注意讨论，并立誓报复斯仇。皇上每听旁人窃议，“中国政府对于此种过激行为，或终有所畏而不敢出；北京各使馆人员，或尚生存，亦未可知”云云，辄怒形于色，不以为然。皇上以为

法、美两国必能赞成德国方面担任总司令一职。皇上又令德国海军，亦复归余指挥。此事于余极为有益。但海军大臣心中，似不以此举为然。彼以为将来内部必发生许多争执，盖德国陆军与海军，同归一个司令调遣者，此次似属于创举，故也。所幸者当时除 V. Hahnke 将军外，Schlieffen 伯爵、Sendnn 及 Diederichs 两位海军提督，亦适在 Wilhelms höhe，对于司令部组织事宜，得以彼此直接讨论。

余之出发，以愈速愈妙，故决定乘二十二日由 Neapel 开驶之 Sachsen 号海轮前往。皇上发谕廷臣，代为预备一切。我们于九日到柏林准备行装，并到各部（陆军部，海军部，尤其重要者为外交部）接洽一切。十一日复往 Hannover 料理房屋，并准备将来如或不能再归之手续。十五日再到柏林，召集总司令人员会议。十七日正午，复赴 Wilhelms höhe 辞阙。十八日晚间，复回柏林。二十日早晨到 Anhalter 车站。

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办事情形。当时国务总理适在俄国滞留，对于中国问题，无法向其咨询；而且彼对于此事，似亦毫无兴趣讨论。至于外交大臣 Bülow，则其时正住 Nordenney。皇上曾因 Metternich 之传介，与彼常有电报往来，但亦未被征询。所有海陆远征各队之出发，皆仅由皇上一人决断派遣。副大臣 Richthofen 则其时正在假期之内，不问一切。此种现象竟发生于政治问题如此紧急之时，可怪孰甚。当时代摄外交部务者，为 Stuttgart 地方代表 Derenthall 君，

待余极为恭谨。但彼到职未久，亦不能多所助余，彼仅能用其职务名义，以与各国公使接洽而已。至于此次最有关系之人，实为余之昔日友人 Holstein。彼自 Henckel 事件之后，已成为余之死敌。彼近得素负干才之枢密顾问 Klemeth 为其助手。余现在毅然决定身入狮穴，与彼相晤。余二人对谈之下，彼此故意装作彷彿前此未曾发生嫌怨一样。彼并出各种文件相示，凡对于余有关系者，均令余阅视。彼此晤谈许久。余因而明了吾国对华政策，除了惩罚华人之外，未有特别目的。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但其本意，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至于由此态度所发生之结果如何，则未尝有一明确概念。Holstein 深以吾国此种政策未免过分为忧。彼预料必与列强发生许多纠葛，余亦以彼之意见为然。彼更谓吾国之派遣铁甲舰队，难免刺激英人之心，实属大可不必。

在陆军部与参谋部之间，以及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又复发生权限问题之争执，势将对于全体发生不良影响。因此余第二次到 Wilhelms höhe 之时，特奏请皇上严旨干涉，皇上即当面许可。在柏林之时，Ballin 君曾来谒余，并为余言，船到大沽口起岸之时，若未先行预备驳船，势将发生极大困难。彼之言竟不幸而中。余遂遣彼前往海军部中交涉，但该部以为此种预备，系属于陆军部中之事。陆军大臣曾希望以青岛为大本营，盖彼实不知青岛殊非适宜之地故也——至少在最

近数年之间，尚不适宜。此事幸余及时察觉，加以干涉。但是余对于陆军部此次之热心赞助，却不能不加以承认。所有关于远征队之编制出发等等手续，皆可令人佩服。虽然其中曾有几处错误，但就大体论来，总算成绩不小。当时陆军大臣正在给假期内，迨到一切主要工作既竣之后，彼始归来。彼之僚属以为彼不在部，于事之进行，反为有益，余亦甚以彼等之言为然。Einem 将军对于此次一切预备，实为主要人员。因为完全缺乏海外远征经验，以及不知战地情势等等之故，所以我们对于该部一切预备不到之处，宜加以相当原谅。此次最令人佩服者，实为该部毫不吝啬，其准备规模之大，颇为余前此意料所不及。因为对于纵队之准备，过于铺张，以致需马甚多，特在澳州〔洲〕、北美两处采购——余对于炮队之充分准备，则毫无闲言——倘若当初不购马匹，改置日本、上海、广东等处易于购买之普通运输器具，则我们可以俭省数百万金钱，而且步队亦可较早出发。其他联军各国远较我们办理得法。尤其惹人注目者，实为我们之卫生队，其设备过于铺张，常为其他各国所惊讶。在各医生之中，有几位极为高明。至于红十字会派来之医院，人数既众，设备更富，其实未免多事。余之司令部大有人满之患。余虽曾经宣言，不需军事稽查以及军事审判人员——在远征队中已有此项人员——但仍然照例派遣前来。反之，余甚需用军事邮便，却又不妥为设备。至于司令部参谋长一职，都中拟以业经出发

之旅长 Schwarzhoff 少将充任，余亦甚赞成之。其他参谋人员，余请陆军少将 N. Gayl，以及巴燕、萨格森、费登柏格三联邦之军官各一人，出来担任；又 Marschall, Knigge, Königsmarck, Wachs, Eulenburg 诸人，亦均派在参谋处任事，皆已得当局批准。其余人员则请 Hahnke, Schlieffen 两人自由选派。此次最有益的，为皇上差遣舰长 Usedom 以及余甚喜悦之传令官 V. Boehn 氏前来佐余。

十八日，司令部全体人员奉诏齐赴 Kassel。皇上命余一带入宫中谒见。见后，皇上乃正式赐余帅笏，并对余发出一种稍嫌过于活泼之演说。不幸此项演说为某家报馆所得，大施其恶意利用之伎俩。在晚间之前，已有消息传到 Wilhelms höhe。据云：北京已由联军占领，该处皇室业已逃走。此项消息初来，当然顿使皇上大为失望；因彼脑中曾深信北京各国公使以及使馆全体人员，早已被杀；而且预计余到中国以后，全体联军前此因疑落雨时节碍难前进者，至是将在余指挥之下，直向北京开行，余将因此获得占领北京之荣誉。此种梦境，现在已成陈迹。北京各国公使仍然生存；所虑落雨时节，今年亦未如期而至；联军之前进，已因日本努力而实现；北京之占领，并未费去巨大的牺牲。但稍为凝思一下，觉得我们在中国方面应做之事，尚有很多。余并力劝柏林当局，将德国远征队之组织特别扩充，亦蒙完全照准。德国军队为余惟一信赖之军队，且为余之基本实力所在，余固早已

了然。又余以总司令资格，与联军各国周旋，其间必发生许多困难问题，亦为余早已料知。至于北京皇室之逃亡消息，余闻之甚觉可喜。倘使中国皇室在北京方面为联军所虏，则其势毋须劳力，便可议成和约。如是则余到中国之时，必嫌太晚，我们在和议席上，或将丧失重要位置。

皇上对于此次远征之役，怀有一种发展我们东亚商业之最大希望。皇上并令余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其后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东方面扩充我们占有权利。为达此项目的起见，甚望能够置手烟台之上。皇上似乎曾谕海军提督 Bendemann(按：系当时德国东亚舰队之统帅)乘机攻取。其后此事未经实现，皇上颇感不乐。现在皇上当然预计余到中国之后，施行此种攻击计画，而况余手中更有铁甲舰队供其指挥乎。

余此行确未奉到一种指示机宜训令。除了几个问题曾向皇上叩询外，余亦未作颁赐训令之请求。余以为自己寻路做去，当极有趣。并愿此后亦不以问题去烦扰他人。

皇上对于余之个人，在实际上却极关心。彼遣御前侍卫两人，以随余行。并亲谕该侍卫等，对于余之生命安全，须负完全责任，不准一刻离开余侧。皇上曾向侍卫 Nasser 特别嘱咐，假如战争之时，余驰往前线太近，彼须将余立刻止住，紧拉马缰，不使前进。同样，传令官 Boehn 亦奉皇上之谕旨，对

于余之勇莽冒险，须力加劝戒。皇上曾下谕 Lloyd 轮船公司，将所有头等官舱——其时大部分已由他人租定——一齐拨与司令部应用。又谕交通部长预备一驾上等花车，直达 Neapel 埠。此外内廷方面，复送来香宾酒二百瓶，以及余平居最喜之 Punschextrakt 酒五十瓶，以为途中之用，此项美酒居然——何等奇怪——竟自一齐到了北京。

现在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乱事，渐渐注意讨论起来；尤其是在远征队之成立与出发以后，爱国情感，因受设置德国统帅之刺激，日益趋于热烈。在汉堡车站方面——其时该处得知余驾将到之消息，不过仅仅数点钟——早已人山人海，向余庆贺。此种欢迎盛会，其后愈来愈多，一直经过 Hannover, Wilhelms höhe, 柏林诸地，以至于启程之日。皇上自己即尝身先作则，为余大开庆贺之宴。余此次由柏林到 Neapel，所有德国境内沿途盛况，颇令人忆及一八七〇年（译者按：此系指普法战争之时而言）。凡余所到，或仅仅经过之车站，无不聚满群众。其中如 Leipzig（此处更蒙 Treitschke 将军以王命来贺），Reichenbach, Plauen, Regensburg 诸处，来会者往往在数千以上；尤以 München 一处，达于最高沸点。该处侍从武官 Lerchenfeld 伯爵，以王长子之命来贺；此外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一一在场。此次确是一种巨大爱国波涛，经过德国全境，使余受着一种深刻印象。只是可惜一大部分自由党报纸，以及全体社会民主党报纸，用其可鄙行动，竟将

此次盛举，弄成酒中灌水，美中不足。吾人在该报纸等之上，只看见责备侮蔑嘲笑之词，其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在皇上。德国在华三万军队现状如何？是否已陷入险境？实无人可以预言。在大沽及天津之战，可谓美满已极，当时反对党之报纸，岂非亦尝对于出征同胞表示热烈同情，而收掩其批评诋毁言论乎？

至于余之个人，对于此种喧哗庆贺之举，极感不乐。现在众望所归，可谓达于极点，只使余有损无益。此种感想余在行将启程之前，屡向各相识者言之。此外余对于各种口头笔下或电中报上，誉余为最能胜此重任之适当人物云云，余但觉其为谄媚之语而已。

在 Kufstein 之时，陆军中尉 Binder 以奥皇 Franz Joseph 之命来贺。彼并与余同车前往 Junsbruck。该处太守及其僚属与将校团等，均在站中迎候。参谋长 Pfeffer 以大公爵 Eugen 将军之命，伴余直至 Ala。八月二十一日早晨九钟，车到 Verona。该车主要部分，先由彼处直往 Genua；余则偕同 Boehn, Marschall, Yorck, Rogister, Wilberg, Wallmann 以及其他人员，另向罗马而去。晚间八钟即到。侍从武官 Brusati, 礼官 Corsini, 司令官长，以及德国使馆人员，均在站中迎接；只可惜 Wedel 伯爵不在场，彼之代表为 Castel 伯爵。余乘宫车到 Quirinal 旅馆，为意王宾客。二十二日早晨先赴 Pantheon, 置一花圈于 Umberto 王棺之前。然后再谒意王，

叙谈甚久甚深。晚上八钟，遂到 Neapel，复得各处领袖之盛大欢迎。余乃与马利亚同赴旅馆，尚得两点钟之期间，独自与伊相聚。十一钟左右，我们同到码头，Sachsen 号即泊是处。但直至中夜之后，该船始准备完妥。现在遂到难为别离之时。上帝佑我可爱可敬之妻！并使伊之心继续安稳！上帝是我之指导者！他将赠给我们一个为时不要太远之欢愉再会！余抱着上帝信心，怀着十分勇气，浮向海上而去，回望与我世间惟一无二爱人相别之岸上不已。

八月二十五日之报告

(时在 Sachsen 船上。译者按：此类报告皆系瓦氏所上德皇之奏札，惟原文既称为“报告”二字，故仍照原文译之以存真相)

余与意王 Viktor Emanuel 陛下，曾有三刻钟之晤谈。最初谈及中国战事，意王遂谓：意国之所以参预斯役者，实以意国为世界大国之一，对于此种列强共同行动，不应自外。即或意国在华并无重大利害关系之可言，亦不应袖手旁观。彼之遣派军队到华，为数极小，盖意国之意只在向着华人表示，到有该国军队而已。关于意国财政情形，亦复略为谈及。意王以为此役所需之费，当在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 Lire(意国币名)。谈次，意王复向余表示，彼甚希望意国在华军队，常能团聚一处。余乃答之曰：余将尽力，无论如何不使意军担任驿站以及类似驿站之役，余更将使意军常在余之附近驻

扎。至于应用战舰一事，余从当时意王谈话口气之间，以及后来余与该国外交大臣晤谈之下，似乎除了大沽方面掩护陆军登岸外，并无一种确实计画。因此，余对于此事，便未详细商论。而且深恐意王陷于难于回答之境，所以关于意国海军提督（译者按：其时意国海军提督为 E. Candiani）是否得有训令参加列强海军共同行动之问题，亦复未曾提出。但就余所得印象而论，似乎可以办到，意国海军提督特与德国海军提督接近；或者甚至于意国海军置在余的指挥之下，亦如现在奥皇 Franz Joseph 关于奥匈海军之所为（原注：按照奥国所派随员 Wojcik 队长之报告。该队长现居船上）。

意王对于李鸿章分向各国单独交涉，破坏列强共同行动之谋，亦复甚为明了。意王及其外交大臣，对于此位中国显爵（译者按：系指李鸿章而言），均甚怀疑。余于两人神色言词中见之。

谈毕，意王复述及最近暗杀事件（译者按：系指意王 Humbert 七月二十九日被刺之事而言）。彼相信尚有秘密谋刺之组织。彼曾向吾皇陛下之警察官厅，给送各种重要消息。

谈后早餐，是为意王即位后之首次宴客。余得享傍坐女王之荣，并觉意王将来必深得贤妻之助。宴中复谈及无政府党人以及类似此种之党徒。余谓缺乏判断力之群众，需要一位具有明白宗旨，坚强意志，努力前行之首领，以为指导。女

王闻余此言，似颇首肯。余在此处似乎不能不略为提及，意王 Viktor Emanuel 即位之日虽不久，但大家均觉得，彼尝深思静察，具有比较其父治国，更当较为独立行动之决心。

从 Verona 到 Neapel 之途中，各处军事长官均到车站欢迎。在 Florenz 之时，Turin 伯爵亦来迎接。彼等对余，无不热诚庆贺；并极信任余之指挥能力。在罗马勾留之时甚短，且未奉吾皇陛下谕往谒见神圣教皇之旨，是以未曾晋谒教皇。但余在此处不能不附奏一句，即所有沿途欢迎庆贺之中，天主教牧师来参与者，极为众多热烈云。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来电

(该电系八月二十六日在波赛接到)

自君旅行以后,中国方面之军事情形如下:

北京已被占领。联军各司令拟将北京置于军事管理之下。皇室业已逃走。舰长 Pohl 带领二百七十三名登陆水兵,已到北京。舰长 Hecht 随着赶去。Hoepfner 将军已令海军两营登陆。其第一营已由 Madai 带往北京,现已经过一半以上之途程。Hoepfner 自己跟着前进,已有两日在途。铁甲战舰大约八日左右即可到吴淞,将与彼处巡洋战舰之长官接洽调用之事。扬子江流域方面,现正在发酵之际。厦门及其附近发生暴动,教士被打,日本庙子被毁。日本在厦门已令军队登陆。满洲方面,尚继续与俄战争。在政治方面,俄国愿与李鸿章议和之希望,现已表露于外。但此事因各处尚在继续战争,恐一时不能成为事实。据各种消息,中国军队沿运

河而上，压迫天津到大沽及天津到北京两线。李鸿章曾向各国提出愿任议和调停之人。中国政府亦以彼任议和大使一职，向各国绍荐。余已拒绝李鸿章，并将此意向中国驻德公使（译者按：中国公使系吕海寰）及中国政府言之。因为俄国既已占领满洲，我们尚有他种军事任务亟须实行，故也。据我所知，除俄国外，他国政府尚无接受李鸿章之请求者。

余与（英国）皇子 von Wales 及（英国驻德大使）Lascelles，曾在 Wilhelms höhe 宫内晤谈；对于拒绝李鸿章之事，以及扬子江流域政策，已得其谅解。扬子江流域对于各国，应该门户开放；各国得自由保护其侨民；对于占有菲律宾根据地及希图直向中国海面扩张特别势力之美国，在扬子江流域方面，不应许以特别权利。皇子 von Wales 及 Lascelles 甚望英国将李鸿章拘执，以作人质。关于我们此次之谈话，已由 Lascelles 报告 Lord Salisbury，并请彼（指 Lord Salisbury）对于上所建议各点，发一共同宣言（译者按：此段为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所订“扬子江条约”之前史，阅者注意）。

除了俄国，其利益范围仅限于满洲与中国北部，而且在华亦无商业或商人须其保护，因与吾人行动不免异趣外，其余各国目的可与吾国一致者，则为各国均不希望过于急速议和。恰与吾人主张先行平定乱事，恢复国内秩序，承认一个新组政府，要求保证将来一切者，完全相同。即在俄国虽有希望和议之心（此事与俄国金钱恐慌亦有关系），但因中国暴